

● 作者/Joel Wuthnow ● 譯者/趙炳強 ● 審者/黃坤銘

共軍能否加速現代化進程？

Will PLA Modernization Continue Apace in Xi's Second Decade?

取材/2022年9月20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September 20/2022)

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與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便著手籌劃共軍現代化。當前西方國家對中共進行政軍方面多重壁壘，習近平第二個十年若欲持續推動軍事現代化，勢將遭遇諸多挑戰。



引言

與歷任領導人相比，習近平相對關注軍事現代化，他認為這是到本世紀中葉前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之先決條件(新華社，2021年7月1日)。現代化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終點；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二十大)後，習近平將面臨全新任務與挑戰。本文於2022年9月20日刊載，文中預測二十大後共軍高階指揮層級人事異動，以及概述共軍下一步行動，並指出未來數年可能挫敗習近平及其「強軍」願景之挑戰。

中央軍委

習近平將繼續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但將由新面孔擔任軍事顧問。現任六名中央軍委委員中，有四人將在二十大後卸任，其中包括兩位副主席(許其亮與張又俠)，僅兩名現任委員(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與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張升民)可能留任(中共政府網)。苗華與張升民都是職業政委，維持共產黨對共軍的控制十分關鍵，他們的留任將得以延續黨對軍隊的控制。然而，除非習決定推翻年齡限制，否則新任中央軍委中，很可能完全沒有具備作戰專業的委員留任。

中央軍委委員約從25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這些候選人現職位比中央軍委低一個層級。依循慣例與傳統，下一屆中央軍委在某些方面與前任委員類似：在冷戰的最後二十年加入共軍，在由陸軍主導、改革前的共軍中功績顯著，並忠於習近平及其意圖(在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個十年中，部分倖免於整肅的高級軍官證明此點)。

然而，新任委員可能影響未來中央軍委戰略與作戰決策。若任命戰略支援部隊前司令員高津等具有專業涵養的軍官，將可確保最高指揮機構嫻熟聯合作戰，具備創新作戰思維。同時，拔擢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將可提供臺海情勢的洞見。這樣的用人思維，可被解讀為習近平重視軍事專業，也透露其所關注之優先事項。

在中央軍委層級以下也逐步轉變，由更年輕、教育程度更高的軍官組成領導幹部團隊，指導共軍朝向現代化軍隊轉型邁進。隨著這批年輕軍官的上級在未來十年屆齡退休後，這種轉變將慢慢開花結果。¹

現代化的後續步驟

新一代高階軍官將監督共軍持續遂行現代化。各種時間點對戰略規劃都很重要，包括2027年共軍建軍百年。2020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第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中共高層關注另外兩個時間點：「十四五規劃」(2021-2025年)與2035年「基本實現軍隊現代化」的遠景目標(新華社，2020年11月3日)。還有一個更長遠的雄心，即到20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時，共軍將成為「世界一流」軍隊。² 在短期與未來數十年，武裝部隊發展將與中共更大的意圖並肩同行、相輔相成。

中共指示共軍優先強化數個領域。第一、提高軍隊聯合作戰能力。2015至2016年啟動的結構性改革，設立現代化聯合指揮系統。例如，戰區平時下轄海軍與空軍部隊可資運用。因此，近期裴洛西議長訪臺後，東部戰區更能在臺灣周邊組



2017年11月，習近平率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視察聯合作戰指揮中心。(Source: 人民日報)

織一系列軍事行動。然而，聯合作戰與現代化一樣，都是一個過程。中國共產黨持續要求共軍關注聯合訓練、聯合支援與聯合參謀部軍官暨指揮官之人員訓練(新華社，2021年11月26日)。

第二、將尖端技術整合到共軍部隊結構。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後，一位發言人指出，「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整合，將是2027年共軍百年基業的基石(新華網，2020年10月26日)。換句話說，應先將極音速飛彈等破壞性戰力儘快完成部署，不用等到其他武器系統完成現代化後才著手進行。

第三、軍民規劃密切合作。習近平也將其列為「軍民融合」

優先事項。³ 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報告強調，在關鍵領域要妥善整合軍民研發需求——這是部署「智能」軍事能力的必要前提。與此同時，深化其他領域軍民合作，如後勤、國內外基礎建設、國防動員、國防教育、國內緊急應變及邊境防禦(新華社，2020年10月29日)。

在聯合作戰、先進裝備及軍民融合這三個領域取得進展，將增強共軍能力，從而提高與區域競爭對手升級爭端的信心。這些改進對於共軍來說也是必要的，也可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提供更有效的作戰行動選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內部文件更強調籌組戰力，而非具體的行動時間表——

如聲稱2027年是統一臺灣的最後期限(中國簡報，2021年3月26日)。⁴ 是否發動戰爭，取決於自身對軍事戰備、經濟暨政治之成本與風險考量，前述因素可能在習近平執政的第二個十年產生變化。⁵

問題與展望

部分挑戰可能讓中國共產黨無法如期進行軍事現代化。其一是中共安全局勢惡化，可能迫使共軍側重作戰需求而忽略裝備籌獲。在臺海保持高速作戰節奏，顯然會消耗有限的資源。共軍也可能須著手處理不可預見的國內緊急情況。202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習近平對共軍代表致詞時強調：「我

國安全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中國日報, 2021年3月9日)。這種擔憂絕非空穴來風, 在上海與其他地方的抗議活動可予以證明, 許多抗議活動是針對封控和其他「清零政策」之回應。⁶

還有一些問題, 攸關共軍能否持續取得先進作戰所需技術和專業知識。西方經濟體針對高科技產業祭出日益嚴密的管制措施, 此舉可能剝奪共軍必要裝備與專業知識, 甚至剝奪所屬軍官教育機會。與此同時, 來自中國大陸企業的競爭, 代表共軍將更難招募或保留技術人才, 進而提高勞動力成本, 減少可資籌獲裝備的預算。

最後, 經濟發展趨緩務必更讓中國共產黨左支右絀。經濟增長趨緩, 迫使中國共產黨必須在維持軍費增長(2022年增長7.1%)與推展其他施政重點間做出抉擇(中國日報, 2022年3月6日)。由於資源有限, 中國共產黨已指示共軍精簡內部管理流

程, 試圖與民間「共生」發展。前述現象凸顯出中共也無法倖免於其他國家面臨的「槍砲與奶油」(Guns Versus Butter, 即將資源投入武備或民生之取舍)困境(搜狐, 2021年3月14日)。

綜上所述, 中共二十大後, 習近平麾下有一批新任軍委作為軍事顧問, 未來治軍重點肯定會聚焦於軍隊現代化。此舉是否成功, 將取決於習近平能否克服實現「強軍」願景的壘礙, 這些挑戰也會迫使習近平在軍事目標和國家發展間做出選擇。

作者簡介

Joel Wuthnow(吳志遠)博士是美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資深研究員。

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戰區司令員退役年齡通常為63歲, 戰區副司令員退役年齡通常為61歲。如需要詳細資訊, 請參見Joel Wuthnow, *Gray Dragons: Assessing China's Senior Military Leadership*, NDU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16, 2022, <https://ndupress.ndu.edu/Media/News/Article/3156126/gray-dragons-assessing-chinas-senior-militaryleadership/>.
2. 總體而言, 2027年、2035年和二十一世紀中葉, 被歸類為共軍修訂後的「三步走發展戰略」里程碑。請參見Brian Hart, Bonnie S. Glaser, and Matthew P. Funaiole, "China's 2027 Goal Marks the PLA's Centennial, Not an Expedite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China Brief*, March 26, 2021,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as-2027-goal-marks-the-plas-centennial-not-an-expedited-militarymodernization/>.
3. Alex Stone and Peter Wood, *China's 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2020).
4. M. Taylor Fravel, "China's 'World-Class Military' Ambitions: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3:1 (2020), 85-99.
5. Andrew Scobell, "China's Calculus on the Use of Force: Futures, Costs, Benefits, Risks, and Goals," in Joel Wuthnow et al., eds., *Crossing the Strait: China's Military Prepares for War with Taiwan*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2022), 65-84.
6. 這種擔憂可能導致共軍左右為難, 必須在現代化預算與近年來不斷增加的內部安全支出間做出取舍。相關概述請參見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Rethinking China's Coercive Capacity: An Examination of PRC Domestic Security Spending," *China Quarterly* 232 (2017), 1002-1025.